

# 智慧的痛苦

王若水著



2113  
2113

# 智慧的痛苦

王若水著



有限公司

責任編輯 李志華  
封面設計 洪清淇

**書名** 智慧的痛苦  
**作者** 王若水  
**出版發行** 三聯書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  
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 
JOINT PUBLISHING (H.K.) CO., LTD.  
9 Queen Victoria Street, Hongkong  
**印刷** 陽光印刷製本廠  
香港柴灣嘉業街十號十二樓  
**版次** 1989年5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 
**規格** 大32開(140×203mm) 368面  
**國際書號** ISBN 962·04·0748·2  
©1989 Joint Publishing (H.K.) Co., Ltd.  
Published & Printed in Hongkong



1986年作者攝於家中

## 作者簡介

**王若水** 湖南人，1926年生，1946年進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，1948年加入中共，1950年底進《人民日報》任編輯，長期從事報紙的理論宣傳和評論工作，1977年起任《人民日報》副總編輯。曾任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和中共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。此外他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兼職研究員、《中國大百科全書·哲學》卷編委，遼寧大學哲學系榮譽教授、全國辯證唯物主義研究會理事。美國傳記研究所將王若水的名字列入《國際傑出領導人名錄》。

“文革”結束後，王若水積極參加思想解放運動，批評兩個“凡是”和個人迷信。八十年代開始，寫了一系列文章，提出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和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異化問題。這些問題引起了廣泛的興趣和討論，同時也受到攻擊。1983年10月在“清除精神污染”運動中被免職。1987年8月在“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”過程中被黨組織除名。

文集有《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是實踐論》、《在哲學戰線上》、《爲人道主義辯護》。



在北京大學求學時期



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王若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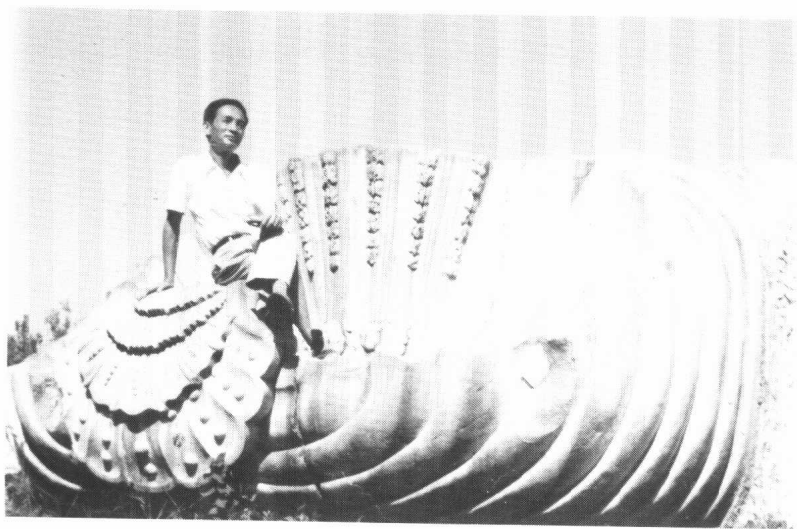
1980年9月作者(左二)在西班牙會見  
西班牙共產黨領導人卡里略(左四)



1978年作者訪美，著名指揮家小澤征求  
在家中宴請。



1981年作者旅遊雲南石林



1986年秋作者攝於圓明園遺址





1987年4月與夫人馮媛攝於家中

# 目 錄

## 辯

- 3 夢想與現實  
8 醜小鴨的故事  
11 談談真理的標準問題  
24 創世紀  
33 從螞蟻到玉皇  
38 不紅的紅色  
43 “述”與“作”  
46 作品與署名  
50 桌子的哲學  
58 再談桌子的哲學

## 議

- 79 名與實之間  
86 “法權”和特權  
90 也談宋太祖怕史官  
94 好與壞之間  
96 怎樣畫最新最美的圖畫  
99 重提“貓論”  
101 何必叫“學”

## 遊

- 105 美國一瞥  
179 黨在羣衆中  
131 南歐之旅

## 藝

- 147 文藝與人的異化問題  
157 文藝·政治·人民  
166 南珊的哲學  
187 再評南珊  
197 陳白露的悲劇  
201 文學的自由和自由的文學

## 史

- 213 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重要教訓是必須反對個人迷信  
242 探索毛主席發動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原因  
249 “文化大革命”和毛澤東同志的指導思想

## 論

- 263 關於馬克思主義的人的哲學  
285 “雙百”方針是爲了保護香花  
289 關於“雙百”方針的若干問題  
303 馬克思主義和學派問題

## 紀

- 313 智慧的痛苦
- 319 記1957年毛澤東的接見
- 328 從批“左”到批右的轉折

# 辯

“共產主義者是最徹底的現實主義者，而同時又是最偉大的夢想家。  
我們要把最偉大的夢想和最平凡的實際工作聯繫起來。……”

——《夢想與現實》



## 夢想與現實

“現實偉大於夢幻。”

——車爾尼雪夫斯基

二十年前，即1933年的元旦，《東方雜誌》在新年特大號中發表了徵文，題目是“新年的夢想”。問的是“夢想中的未來中國”和“個人生活”，答的有一百多人——大多數是中等階級的自由職業者。答案是形形色色的：長夢和短夢、甜夢和苦夢、好夢與惡夢、奇夢和平凡的的夢、夜夢和白日夢——總計是二百四十四個“夢”，確是洋洋大觀，集夢之大成。

有許多人夢想“自由平等的中國”“偉大的快樂的國土”“沒有什麼軍閥官僚買辦資本家一類的特權階級”“殺盡貪官污吏”“實行計劃經濟，把中國工業化，電氣化”“全國的人，都有飯可吃，有衣可穿，有屋可住，有人可愛”“到處建設醫院、大眾食堂、洗衣所、托兒所、電影院、俱樂部、圖書館、公園”“全國無一人不會讀報”“人人能有機會坐在抽水馬桶上大便”“一切的一切都是光明的”……

有人不嫌麻煩地為這個夢中中國詳密規劃了經濟組織，政治和文化教育制度，甚至作出了每年財政預算表。另外有人便繪影繪聲地作了一番描述：

“……夢境的起頭，似乎是當久離故國的歸程中，在進了某海口以後，倚著輪船的鐵欄杆上眺望。當時沒有見到一隻外國兵

4

艦，沒有見到一個外國水兵，使我大大的驚奇！及抵岸，緩步徐行，……摩天閣似的洋房依然如故，可是招牌都改了，寫上‘中華第一國家銀行’，‘中華第二國家銀行’。再沿街道向前走，沒有見到一輛黃包車，摩托車的數目雖不少，大半標上公共機關的名字。商店中的‘舶來品’——尤其是奢侈品——極貴，我問爲什麼如此，據某店員解釋，由於進口稅太重。過某電影院門口，見有國產影片廣告，……擁擠在門首買票的人，不是花花公子，也不是摩登女郎，大部分是換了工衣穿上西裝的勞動者。這些離奇的現象鼓勵我前進。不久就到了某國立大學，探悉學生有三千人，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學生都是近幾代未曾讀書的人家子弟，他們一切免費，聽說這些學生成績並不差。後來又走進新從洋商手中收回自辦的一個工廠，門口寫著：‘注意勞動紀律’爲完成生產計劃而鬥爭’。詢問某工人，他興高采烈地說：‘工廠每日有三班人做工，每班八小時，今年工資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二十。近年一切廠務，在我們共同監督之下，都變了樣子，再沒有罷工風潮了。’最有興趣的，是在所過的馬路上，始終未看見一個‘紅頭阿三’。又聽人談到工部局已撤消了，現在外國人犯法，要受中國法庭審判。我聽到這裏，不知不覺地笑得跳起來。不料這一跳，把我從夢中跳醒了。”

當時中國的經濟政治情勢是怎樣的呢？人們在什麼情況下做這些夢呢？

還是請《東方雜誌》的《論談》作者自己來敘述吧：

“在四圍的呻吟與號哭中，我們送走了可咒詛的 1932 年，……這過去的一年，可以說只是黑漆一團。……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蹂躪了東北三省還不夠，而且又在淞滬一帶佔領了四個月之



久。至今閘北、吳淞、江灣、瀏河、太倉一帶，城市爲墟，瘡痍未復。……在長春又居然建立了‘劣貨’的小朝廷，貽羞中國民族。……而且還被國際聯盟所派遣的委員團，公然斥責，指中國紛亂爲世界和平的罪人，這樣地開了國際共管之端。……各省頻起內戰。……工業建設，僅見具文，而農村經濟，已日見崩潰。”

這樣，擺在當時人民面前的現實和這些夢想之間，形成了尖銳的矛盾。那麼怎樣在這矛盾中找出路呢？

有人把夢想與現實的矛盾，放在夢想中去“解決”了；例如有一個教授異想天開地夢見：“忽然有中國的法拉第出現，發明了一種新力，使世界實業變了形態，中國便做了一個世界中心”等等。

但買辦文人林語堂要來得“現實”一些，他用英國紳士的口吻在答案中說：“我不做夢，希望中國有第一流政治領袖出現，只希望有一位英國第十流的政客生於中國。”

另外有一部分人看到了美夢不斷地破滅，因而陷入了絕望的深淵。一個有名的作家寫道：“我們中國民族恐怕沒有希望了，他已經太衰老了。……想到將來有一天世界上的人都會得着自由平等的幸福，而我們却在滅亡途中掙扎，終於逃不掉那悲慘的命運，這情形真可以使人痛心。”

既然認爲中國無望，有些人就夢想“遁入山林”“入山爲僧”，——在夢中逃避現實。此外還有人以爲人生也不過是一場夢；有一個自名“夢痕”的先生說道：“十六歲以後的我，就發覺自己還在夢中，這個夢到哪時才能醒覺，現在還不得而知。”這也是解決矛盾的一法：既然美麗的梦想不能成爲現實，那就把醜惡的現實化爲一夢吧。